



导演方旭

《老舍赶集》每个故事的切入点都不一样，但故事的主题最终落点到所谓的“理想家庭是什么？理想生活是什么？”上面，人这一辈子，所谓酸甜苦辣，你想继续往前走，内心还是需要保持一种温暖的光亮。

方旭眼中的“理想生活”

Q：2018上海·静安现代戏剧谷，你为观众带来《老舍赶集》，就这部戏来说，你想跟观众聊些什么？

A：其中每个故事，切入点都不一样。比如，头一个故事，创造病。就是当下年轻人中的月光族嘛！讲的是一种生活状态。首先，是一个理财的概念。进而，就是聊到人要不要去控制自己的欲望。《牺牲》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海归博士的假意牺牲。海归毛博士，也让很多观众找到了身边的影子。人，会算得失账，那些被不同社会文化弄拧巴的人，这种人就算到今天还是比比皆是。相对于其他几个故事，和现在的观众稍微有些距离的就是黑白李。走了一个“情”字，尤其到了八零后、九零后，中国的独生子女一代，对手足情这个事已经很无感了。当时选择这个故事，就是觉得它的浓度太高，是全剧中的催泪弹，我希望让观众再去感受一下，兄弟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。到了《邻居们》这个故事，就更现实了。商人和知识分子关于生活琐事的纷争，好像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。最终，我把主题落点到所谓理想家庭是什么？理想生活是什么？人这一辈子，所谓酸甜苦辣，你想继续往前走，内心还是需要保持一种温暖的光亮。

Q：寻找理想生活，我们也在其中找到了《生活周刊》想要对我们读者传达的价值理念，特别有共鸣。那你个人对理想生活有怎样的愿景？

A：我的理想生活，就是闲云野鹤。其实，讲真，早就不想干了。我机缘比较好，有一个佛家师傅，还有一个道家师傅。师傅让我抽出至少三个月时间学习，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抽出这个时间。我最后给自己定了个时间节点，就是干到60岁，现在我52岁，还有8年。人来到这个世上，冥冥之中就有着他的使命，你得把这些事给了了。对我个人而言，就算到了这个年纪，我也没有走到对生命也好，对世界也好，达到特别通透的认知。我们总要留点时间给自己，花些时间去研究一下，生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你的生命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到底怎样？

Q：未来这8年，也还是会专盯老舍先生的作品？

A：老舍还有一些不错的小说，我都想做；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讲，可能也有一些别的东西想跟大家聊聊。比如说，赫尔曼·黑塞有一部中篇小说《悉达多》，那是当年在全球都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作品。我觉得这个体量，做一部话剧刚刚好。它所探讨的就是人这一辈子，在物欲以及精神上的追求所引发的人性挣扎和选择。这部作品和每个人的人生都息息相关。我觉得这部作品到最后诠释的也是人所要追求的理想生活境界。我特别喜欢老舍先生这篇《我的理想家庭》，我觉得人的幸福感恰恰是跟他的欲望，特别是物欲这些东西，是一个反比的关系。物欲越多，你的各种牵绊就越大。这次《老舍赶集》，上海的观众中有一个六年级的孩子看懂了我的表达，他说6个故事里，他最喜欢最后一个，就是老舍所描述的中国式理想生活。这让我很感动，可能你真的和观众达成了某种交流，他的理解可能对他未来的生活也会产生影响。做一部戏，能遇到这样几个观众，我就无憾了。●

戏剧就是一个游戏

Q：这让人想到以前人艺的《雷雨》演出遭遇观众笑场。像这种经典戏剧，对当下的年轻人有现实意义吗？

A：咱们先不说做不做老舍戏剧，单说戏剧这件事本身，是必须要考虑观众的。换句话说，当你决定要做这部戏，首先就要想好我到底要和观众聊什么？他们愿不愿意跟你聊？如果你当初就知道，你想聊的东西，观众并不想和你聊，我就会劝你，压根就不要做这部戏了。戏剧这种艺术形式，它是当下发生的，就是台上与台下，在当时那一刻面对面发生的。如果在这种情况下，台上不考虑台下，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。我不是说，做戏要讨好观众，这个不对。但是戏剧这种艺术形式，所有元素都可以去掉，只有演员和观众这两种元素缺一不可。没有观众，戏剧则不成立。所以，对于导演来说，你必须要了解观众想什么。当你排演一部戏，它的现实意义又是什么呢？一定是它能否触动当下的观众。从做《我这一辈子》这部戏开始，我就找准了自己的方向，想想跟观众聊什么，你会不会特别真诚地和他聊，并激发他们的兴趣？

Q：这种互动关系怎么确立？

A：我演戏和生活中的交流不一样，剧场里是三方交流的关系，演员之间，还有演员和台下观众之间。明明是两个演员交流，但是你试图打动的是观众，需要他们来接招。这一点需要特别有数。对我来说，还真是阴错阳差。一开始就做了一部独角戏《我这一辈子》，就让我一下子想明白了。其实到了《离婚》我就特别明确这种做法，必须在开场七八分钟就跟观众达成这种交流。我记得戏剧学院读书时，老师就告诉过我，戏剧就是一个游戏，你一上来就要告诉观众它的游戏规则。我们怎么玩？所以，舞台开场之后，我就会尽快告诉观众，今天咱们一起来玩。就像这次《老舍赶集》演到黑白李的这个故事，白李冲台下观众说：“你们是不是觉得我特混蛋？”观众真的就会接茬儿。

A：很多人对“老炮儿”的理解，很大程度受到那部电影的影响。其实，老炮儿不是句好话，关起门来说，老炮儿就是老流氓的意思。但是那部电影之后，很多人误以为那就是北京人，就是所谓的京味儿。其实，我觉得它不能代表所有的北京人。就说北京的东南西北城，按照过去说，语言都不一样。因为北京人艺的原因，很多人就误以为天桥就是北京，其实也不是全部。有道是南贫北贱，东富西贵，是有说辞的。就像老舍先生的正红旗，其实是在北京城的西边。所谓的北京腔，其实是满汉语言文化的融合体。就像北京人常说，得了您嘞！“嘞”就是从满语来的。北京人说话快，也是和满语的融合。你说老北京，往前一追，就是300年前的满清，是满清文化的混合体。所以，很难笼统地去讲，这就是北京，那就是京腔。

Q：你搬上舞台的老舍戏剧，和北京人艺的老舍戏剧有着不同的气质，你如何去定义这种“新京腔”的戏剧？

A：我是1966年生人，从年龄上说，卡在中间那一档。我的父辈从解放前过来的，而我这个年龄恰恰属于前前后后都着点儿边，1949年建国，到了1966年新中国虽然有一些变化，但是变化还并没有天翻地覆。我生下来，住的院子还是老四合院，接了一点那个时代的气儿，再年长一点，像是之先生，已经不在舞台上继续发光了。现在北京人艺的演员，没几个是北京土生土长的，对所谓京城文化的理解，和老北京人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儿差别的。这也没有怎么地，但是和从小就吃着那里的饭，喝着那里的水，在四合院里“沅”大的人相比，肯定后者对京味儿的理解要稍到位一些。或者说，他身上就自带一种被浸染的痕迹。如果在人艺，压根就甭想拍这种戏。甚至我戏剧学院的老师，来看我排的戏也来骂我，这排的都是什么呢？我也没觉得我跑出天儿去，只不过在《老李对爱的幻想》中借鉴了中国戏曲的写意表达。不像《茶馆》，六十几个演员就着着实实演好自己的角色。我可能从做戏那天开始，就没想过那么弄戏。那样好玩吗？我不觉得啊！



方旭在《老舍赶集》黑白李故事一则中饰演车夫王五